

读书随笔集
书人·书事
经典·文章

文园读书记

何
况◎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I267.1
2333



NUAA2014005803

I267.1
2333-1

文园读书记

何况◎著



海风出版社
HAIFENG PUBLISHING HOUSE

2014005803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文园读书记 / 何况著. -- 福州 : 海风出版社,
2013.6

ISBN 978-7-5512-0105-6

I. ①文… II. ①何… III. ②读书笔记-中国-现代
IV. ①G7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02295号

文园读书记

作 者: 何 况

责任编辑: 刘 克

出版发行: 海风出版社

(福州市鼓东路187号 邮编: 350001)

出 版 人: 焦红辉

印 刷: 福州青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1印张

字 数: 268千字

印 数: 1-2000册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12-0105-6

定 价: 36.00元

序

何况兄人在官场，身上却无官气。2007年夏天，我南来教书，在厦门最早认识的朋友即有何兄。他早年有行伍经历，在京师多年，见多识广。先以报告文学名世，后以掌故笔记为写作重心。本书有材料，有识见，有文笔。在当代掌故笔记写作中，何况兄算把好手。

我没有问过何况兄写作转向的具体原因，也许只是出于好读书的天性，才把自己读书的感想付诸笔墨。不过我私心以为，何况兄的掌故笔记，就传承久远而论，可能还要远胜于他早年的报告文学，这个判断，不是我轻易而言，是积多年观察文坛的一点体会。

人在青年时代的写作，多发于爱好而没有明确目的，如果在写作路上遇不到高人指点，常常不知自己的写作最终会向何处发展。我曾在山西作家协会当编辑二十多年，所见文学青年可谓多矣。事后观察，凡在青年时代既能留意文史的，后来多有所成，而在青年时代执着于小说诗歌者，人过中年后创作衰歇，写作热情大减，一时多不知所措。我个人判断，小说诗歌极难有成，凡入门容易的事，最后结果都极难。山西作协当年享有“晋军崛起”的美誉，全部是小说家，有近二十余人，今天还能以小说受人关注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倒是后来转身致力文史的几位，近年著作都非常热

销。我的感受是传记可写，掌故笔记可作，地方文献当整理，其它小说诗歌的写作，则要非常谨慎，不然虚掷一世才华，殊为可惜。

我没有与何况兄交流这个看法，但我由此书看出他是自觉选择掌故笔记一路的，而且已达成熟地步，材料和趣味不局限于一时一地，眼光开阔，题材文雅，走的是传统掌故笔记的路子，如果坚持下去，将来必有大成。

曾和朋友闲谈，说在旧书店经常看见的是高头讲章，而掌故笔记一类书，极难见到。其实此类书印数并不在少数，只是因为文史的原因，人们舍不得随手丢弃，足见此类书有生命力。掌故笔记在写作上有天然的优点，因为真材实料，所以一般不受时间约束。著述留传过程中，掌故笔记的生命力，相对来说是比较长的。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近年“书话”写作颇盛，其实这也是掌故笔记的一种。何况兄此书部分属于这个类型，但更多的是一般意义上的掌故笔记，这使本书更具吸引力，拥有更广泛读者。

何况兄要我作序，我不敢推辞，所以有此感想。是为序。

谢 泳

2013年5月28日于厦门

目录

序/谢泳

卷一

作家与音乐/1

作家与酒/7

作家的笔名/14

文人的书房/19

文人的自我标榜/28

闲章有真趣/31

读书的藏书家/35

书缘/38

编辑看走眼的名著/41

《百年孤独》大陆译本溯源/46

编翻译书的故事/50

功德无量的文学翻译/54

卷二

扶植莫言的伯乐们/58

马尔克斯和他的《百年孤独》/64

凭吊唐学士韩偓墓/73

闽南第一进士欧阳詹早逝之谜/79

蒋百里的传奇人生/85

林语堂在厦门的足迹/89

舒婷原是世家子/92	
精瘦三书生/94	
鲁迅醉酒/97	
屠岸与郭风的水仙情/100	
周作人不领丰子恺的配画情/103	
“死”而复生的作家/106	
一条奇特的注释/109	
卞之琳名诗《断章》中的“你”是谁? /112	
《八十溯往》里的“八卦” /115	
“蓝房子”主人托马斯/119	
书里的大学校长/122	
女朋友日记中的梵澄先生/127	
苏联特务策划了大作家加缪的车祸? /130	
一首名诗的几种译法/133	
丘逢甲咏红楼诗/135	
罗癭公非吴癭公/138	
戈公振的情殇/141	
不媚上官媚庶人/143	
《老残游记》作者刘鹗身死新疆内情/149	
散落在包天笑回忆录里的苏曼殊轶闻/153	
张爱玲与编辑交往的两条材料/156	
有关郭沫若人品的两则史料/159	
“易培基故宫盗宝案”的是是非非/163	
“卖国贼”曹汝霖眼中的清末民初历史/171	
以梅兰芳为线索的小说《留芳记》/177	
谢其章先生的愤怒/181	

卷三

- 南国书城天一阁/183
寻访出过两位相爷的陆巷村/188
金榜山上怀夫子/193
为了告别的聚会/198
龙应台为何到我的家乡婺源访亲？/205
我从这里迈出文学第一步/208
我的新书书名的来历/213
阅读文献里的故乡/216
在旧书店“救风尘”/219
上班时间读闲书/222
书到搬时方恨多/225
你买的书都读过吗？/227
读自己的书心里踏实/229
读书要先看出他的好处/232
破坏文气的阿拉伯数字/234
闲逛厦门书店/236
一本错版书引出的佳话/243
索要《云南记》签名本/246
抄些旧话送续书人/248
一个遇难者的故事/250

卷四

- 卡夫卡如是说/253
对莫言的权威解读/264
精审可读的《胡适年谱》/267

痴迷阅读的苏珊·桑塔格 /269
董桥的七十篇美文/272
一部生动活泼的学术史/275
我最喜欢的莫言小说/278
前辈出版人的故事/281
读书人的精神旅程/283
活色生香的尚书吧故事/286
研究丁玲的独家史料/289
了解余英时学术关怀的好读本/292
探究红楼人物的另类文本/295
细数红楼美食/298
迄今为止最佳联大校史/302
书生痴梦/305
有书真富贵/308
屋顶上的爱情/311
错得离谱的“鲁迅”、“鱼迅” /313
每个故事的开头都是一根骨头/315
买书多于读书/318
书生留得一分狂/324
还原“文革”的真实历史/327
俞晓群营造的“书香” /330
恐怖小说大师的写作秘诀/333
一本有体温的书/336
后记/338

卷一

作家与音乐

闲时翻阅陈子善先生编的《雅人乐话》，发现喜欢音乐的中国作家还真不少。宗璞在《风庐乐忆》文中转引现代音乐理论家黎青主的话说，音乐是上界的语言，是灵魂的语言，是灵界的一种世界语。张洁在《没有标题的声音》文中则引用了罗曼·罗兰在《约翰·克利斯朵夫》里写过的句子：“音乐，你曾抚慰我痛苦的灵魂；音乐，你曾使我的心恢复宁静。”我想，总与人类灵魂打交道的孤独的作家们，对“可以抚慰痛苦、可以恢复宁静”的音乐情有独钟，大概是一种心灵上的契合吧。正如赵鑫珊所说：“最深刻的音乐，都是因为描述了人类灵魂最普遍的状态。”

作家的音乐因缘似乎都富有传奇色彩。王蒙至今忘不了孩提时代听到过的算命瞎子吹奏的笛声：寒冷的冬夜，萧瑟的生活，一声无依无靠的笛子，呜咽颤抖，如泣如诉，表达着人生的艰难困苦、孤独凄清，轻回低转，听之泪下。王蒙说：这就是我这一生的第一节音乐课了。季红真说，她最早的音乐启蒙是3岁时在姨母家。姨夫喜欢吹拉弹唱，姨母则能歌善舞。另外，母亲操胡琴或笛子奏《梅花三弄》之类古曲的陶醉样子，也给她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54年春天，白桦正骑马翻越藏东一座雪山的时候，突然从远处飘来一个女声的独唱，高亢、明丽，虽然他听不懂歌词，这歌声却狠狠地刺了他一针，在他的心灵深处，好一阵说不出的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他在马背上战栗不已，身不由己地催马去追逐那歌声……白桦说：后来我曾经听到过无数闻名全球的歌唱家的演唱，他们使我心醉神迷，但我却再也没有得到过那种混合着痛楚的愉悦。所以，音乐在白桦心里具有永久的神秘感和神圣感。陈子善开始接触西洋古典音乐，是1967年一个冬日的下午，他和三位高中同学躲在一间狭小的亭子间里，全神贯注地聆听好不容易觅来的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那个时代，欣赏西洋古典音乐是大逆不道的事，他们几个“臭味相投”者不得不冒着风险，偷偷地、紧张地与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亲近。黄永玉年青时节衣缩食买了一把法国小号，那时他刚刚认识第一个女朋友，远远地看到她走近，他就在楼上窗口吹号欢迎。女朋友的家人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交往，说：“你嫁给他，没饭吃的时候，在街上讨饭，他吹号，你唱歌……”五十年之后，黄永玉在香港用了近万元重新买回一把小号，对他五十年前的女朋友说：“想听段什么？您啦！”萧乾爱上西方古典音乐的经历也很有意思。1940年夏天，他同几位中国同学去威尔士海滨小城巴茨茨度假。一天，他和两位中国同学去一家副食品商店购买用品，正当他们要离开时，老板忽然轻声问：星期六晚上可不可以赏光到他家喝咖啡？他们欣然同意了。那天晚上，他们如约来到老板的家，没有见到老板娘，也没有看到英国家庭喜欢养的猫和狗，最引人瞩目的是沿墙一侧排满了古典音乐唱片和屋角摆着的一架带大喇叭的留声机。领口系着蝴蝶结的老板抱出一叠唱片目录，问他们要听交响乐还是协奏曲，歌剧还是艺术歌曲。看他们点不出，老板就替他们选了德彪西的《牧神午后》。老板说，这支曲子总使他感到一种东方情调。事后回忆起来，萧乾说：“那是我爱上西方古典音乐的开始。”

许多作家写作时离不开音乐的刺激。叶兆言说，他有个毛病，就是写作时，耳旁一定要有音乐。音乐对他有特殊功效，犹如瘾

君子嗜烟嗜茶。他解释说，当你江郎才尽，写不出一个字时，唯有音乐声在空气中汨汨流动，好像有群小天使在身边飞来飞去，你终于感到自己并非孤立无援。有人因此把他描写成一个玩音乐的公子哥。许琪写散文诗的时候，也一定要听音乐，为的是捕捉一种调子，一种闪烁的意绪，一种朦胧的和声。赵鑫珊写作时，喜欢听西方宗教音乐，比如莫扎特的《安魂曲》和亨德尔的《弥赛亚》。这种时候，他的灵魂才是呈开放的状态，坦荡荡地直面永恒的神圣或神圣的永恒。史铁生喜欢听美国乡村歌曲和陕北民歌，一听便如置身于那地方，甚至看见了那儿的景物和人情风貌，以至于被迷倒，瞪着眼睛不动，心中既空茫又充实。诺奖得主莫言也说过，他戴着耳机听着音乐写作时，写着写着就不知道听什么，只感到有一种力量催着笔走，十分连贯，像扯着一根永无尽头的线。可见音乐对作家的写作是极有益处的。

在热爱音乐的作家中，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的居多，比如何满子、余华、格非、赵丽宏、陈祖芬、陈村、肖复兴、李杭育、李洁非等。也有喜欢歌曲的，如王蒙、张承志、梁晓声、马原等。王蒙喜欢苏联歌曲，张承志喜欢冈林信康的歌，梁晓声爱听通俗歌曲，马原迷恋旧歌。王蒙说：苏联歌曲成了我生命的一部分，我生活的一部分，我的命运的一部分，不管苏联的历史将会怎么样书写，我永远爱这些歌曲，包括歌颂斯大林的歌，他们意味着的与其说是苏联的政治和历史，不如说是我自己的青春和生命。张承志说，音乐和歌曲有一个本质的不同：所谓歌曲首先必须是诗，真正的歌就是与音乐结合之后的诗。梁晓声说，歌与音乐的不同，诚如绘画与文学的不同，歌的属性更趋向于文学，而音乐更趋向于绘画。歌是完全能够普及的，而音乐不能。因此，他不仅爱听歌曲，还专门著文，呼吁有才华的通俗歌曲创作者们多创作一些好的通俗歌曲。马

原说，唱歌在他更多的是怀旧，一个时期的歌通常带给他回到当时生活的幻象。因此他非常爱唱歌，还经常创造一些机会，倡导大唱“文革”歌曲、样板戏、老儿歌、苏联早期歌曲等“旧歌”运动。喜欢唱歌的作家当然不止马原。据张洁在《没有标题的声音》文中记载，1990年底，她和李国文伉俪、谌容伉俪、王蒙伉俪结伴去大连开发区体验生活，一天晚上，不知谁在麻将牌桌上首先唱起了歌，随后就是两张麻将牌桌上八个人的混声大合唱，歌儿一首接着一首，凡是那个时代流入中国的苏联歌曲无一漏网，伴着出牌的叭叭声，和洗牌的哗哗声，在麻将牌的叭叭声和哗哗声里，每一首歌都带来了一个个瞬间的、甚至一个个年代的回忆。张洁说：“我明明在唱，如醉如痴，可是我却觉得这些歌正渐渐地离我而去。”

因为热爱音乐，所以有些作家还像收藏图书一样收藏碟片和磁带。写散文诗成名的许琪说，他像藏书那样购买音乐原版磁带，包括现代的：拉威尔、斯特拉文斯基、柯普兰、哈哈图良……许多曲子他始终非常喜爱，如格里格的《索尔维格之歌》、萨拉色蒂的《流浪者之歌》、里姆斯基·可萨科夫的《波罗维茨之歌》……这些喜爱的曲子，他收藏了许多版本。李杭育、格非、陈村也有收藏音乐的爱好，但最“发烧”的要数何满子。且听他的夫子自道：“名家名曲，凡是一般人说得出的我都有。有的是全集，有的同一种乐曲还有许多版子。比如贝多芬的九部交响乐，我本来就有托斯卡尼尼指挥的，又有斯托考夫斯基指挥的，后来从罗曼·罗兰的书里，知道了他所推崇的淮恩加纳，罗兰说他是贝多芬乐曲最深湛的理解者，于是我蓄意寻觅，终于弄到了他指挥的第三、第五、第六、第七和第九等五套，另外还收有他指挥而由西该提主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精采之极。”何满子自豪地说，他不仅几乎收全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男女著名歌唱家的声乐片，还收藏了

一些很少有的唱片，比如上世纪五十年代上海放映波兰反纳粹影片《华沙一条街》，伴奏中有彼得罗斯基的《华沙协奏曲》，这张片子连唱片收藏大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唱片库都没有，但他的手里却有一张，而且还是这位音乐家总统亲自弹奏的！他还有一套珍稀的片子是男女童声的亨德尔《大弥撒》，用两部唱，只有“卡农”部分是四部。据行家说，这种唱片灌制时是有限额的，世界范围留传的也不多。何满子打算为他的音乐收藏编一个目，像《四库总目提要》似地对作品、演奏风格作出说明和评价。这很让人期待，不知最终完成了没有？浙江作家李杭育倒是编著过一部《唱片经典》（三联书店1995年8月），可惜那些片子不全是他自己的藏品。也有只听不藏的，宗璞就说过：书已经够我对付，够我“恨”了，怎受得了再加上磁带、唱片、CD什么的！

作家都是喜欢追根究底的人。肖复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立体声音乐节目中第一次听到海菲兹演奏的贝多芬《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了。他说：“只有历尽世事沧桑，饱尝人生况味的人，才会拉出这样的琴声。”于是，他开始疯狂地寻找海菲兹的传记材料和他演奏的唱片，还非要拉着朋友一起欣赏。赵鑫珊做得更绝，不仅四处搜寻自己喜欢的音乐家的传记资料，还花费大量时间进行研究，为他们作传。据我所知，在他已经出版的四五十部著作中，至少有两本是写音乐家的，这就是《贝多芬之魂》和《莫扎特之魂》。对赵鑫珊写音乐家的这两本书，喜欢的说“很好”，不喜欢的说“很糟”，见仁见智，针锋相对。这至少说明，两本书不乏读者。

创作了经典小说《魔山》的德国大作家托马斯·曼指出：“音乐不但鼓动了时间，更鼓动我们以精妙的方式去享受时间。”有人问叶兆言为什么喜欢音乐，叶兆言说：“音乐是个美好的东西，谁

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喜欢音乐是人的一种天性，就好比人爱吃，爱玩，爱看电影一样。”正因为如此，李杭育每天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听各种各样的音乐，一听就是几个小时，以至这件事很干扰了他日常的写作。但他并不感觉可惜，“因为这沉湎是情不自禁的”。他说：“好的音乐总是引导人们的情绪，或者说总是迫使我们拿自己的情绪去迎合捕捉下一个乐句又下一个乐句……”

作家与酒

倪匡和古龙是酒友，见面必喝。据说古龙酒量很大，他喝酒不是喝，是张开喉咙往里倒，直接倒进胃里。古龙去世之后，倪匡和另外一个朋友去台湾合办古龙的葬礼。因为古龙爱喝酒，葬礼举行的时候，倪匡就买了48瓶XO放在古龙身边。有人说：“酒这样放的话，你们又这么招摇，报纸上登出来之后，古龙死了也不得安宁，肯定有人要偷酒的。”倪匡问：“那怎么办？”那人说，喝掉，每瓶喝一半再放下，这样就不会有人偷了。

于是，守在棺材旁边的人开始打开酒来喝。喝着喝着，前面礼堂的人们听到后面有酒喝，也跑过来喝，大概48瓶酒都打开了，喝一半就放下。倪匡喝着喝着，悲从中来，对着躺在棺材里的古龙说：“古龙，你也来喝一点。”酒还没有倒进古龙嘴里，古龙就从嘴里“喷出两公分的血注”。当时在场的有三毛等很多朋友，他们见了，赶忙拿纸堵住古龙的嘴巴。倪匡那时已经喝得差不多了，说：“小古龙，岂有此理，原来你没有死，你装死来吓我们。”

倪匡就要上前去把古龙扶起来，两条大汉上来扭住了他的胳膊。倪匡大吼：“你们干什么？”他们说：“这种情况下你不能碰的，尸体碰到阳气会尸变的。”说完便急急忙忙加上了棺盖。

此事不是演义，是倪匡亲口说的，事见陈远著《穿越美与不美》（重庆出版社2011年3月）。想到用酒陪葬，可见倪匡真是酒仙

作家古龙的哥们。

作家对酒有一种本能的亲近感。叶圣陶有三句著名的生活自白：一曰吸烟，二曰喝酒，三曰不锻炼。从维熙的生活理路几乎是叶圣陶自白的翻版：我烟吸得很凶，酒量亦属上乘，外加上一天到晚不锻炼。汪曾祺的宣言更决绝：宁舍命，不舍酒！

与道貌岸然的政客们不同，作家多是性情中人，“烂漫长醉多文辞”，杜康两杯好解忧，注定与酒为伴。汪曾祺十几岁就学会了抽烟喝酒，一生嗜酒如命，只要有酒，有求必应。杨葵在《我和我的作者们》一文中说，有一次云南省文联召集笔会，请了汪曾祺，云南作家张长托杨葵邀汪曾祺去他家作客，想求一幅字。杨葵答应了，只交代他多备酒。那天的酒局果然不出杨葵所料，汪曾祺很快微醺，话越说越慢，双眼愈来愈迷离。杨葵用眼神暗示张长赶紧拿笔墨纸砚。汪曾祺欣然起立，笔走龙蛇，酣畅淋漓。不想酒力之下，谋篇布局工作没做好，四句诗刚写到一半，纸已用掉三分之二。张长建议换张纸，脚下开始打晃的老头儿坚定地说：不用，后边写小字。字越写越小，到最后已经挤到纸的左下角，想签名都挤不出一地方。老头儿写完，笔一掷说：回吧。这就是可爱的汪曾祺，但家人怕他喝坏了身体，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对他喝酒有了限制。汪曾祺抗议：“不让我喝酒，是破坏我的生态平衡。”程绍国在《林斤澜说》（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12月）中引用过邓友梅的回忆：为了逃避家人的监督，汪曾祺早上出门买菜就偷偷带个杯子，买完菜到酒店打二两酒，站在一边喝完再回家。后来汪曾祺小病进了医院，医生劝他戒烟停酒，他照办了。半年多后邓友梅在一个饭局上再见到他时吓了一跳：他脸黑肤暗，反应迟钝，舌头不灵，两眼发呆，整个人有点傻了！有人给他倒了杯啤酒，他三口两口把酒喝了下去，马上眼珠活了，说话流利了，反应也灵敏起来。